



志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史一百八十二

開禧後同言上積國銀軍國事重則書若丞相樞國吏領經筵事都總執脫等奉

勅修

食貨下四

鹽中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推賣以增其利絕半歲獲息錢十有六萬七千緡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二
年以來新行鹽法所在價增一倍既奪商賈之利又
增居民之價以為息聞貧家至以鹽比藥伏惟河朔
天下根本祖宗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而

以益民爲利復鹽法如故以爲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會河北轉運使范子奇奏鹽稅欲收以十分遣范鏐商度巖叟復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權買願輸倍稅主計者但知於商賈倍得稅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慶曆六年既不行三司權買之法又不從轉運司增稅之請仁宗直謂朕慮河北軍民驟食貴鹽可令依舊是時計歲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爲公家之利益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罷河北權

法仍舊通商六年提舉河北鹽稅司請令商賈販鹽於場務輸稅以及等戶保任給小引量道里爲限即非官監鎮店聽以便鬻之鹽稅舊額五分者增爲七分則鹽稅蓋已行焉紹聖中河北官復賣鹽繼詔如京東法元符三年崇儀使林豫言河北權鹽未必敷前日稅額且契丹鹽益售慮啓邊隙明年給事中上官均亦以爲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輔及滑州河陽所產鹽地悉墾爲田革盜剽煎鹽之弊知河陽王序以勸誘推賞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爲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鹽未

字四百个
投者並赴推貨務改給新法鈔引許通販已請舊法
稅鹽貨賣者自陳更買新鈔帶賣已請鈔引毋得帶
支初茶鹽用換鈔對帶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猶未
及也至是併河北京東行之其在兩浙曰杭州場歲
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
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温州天富南北監密
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
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天聖中杭秀溫台明
各監一温州又領場三而一路歲課視舊減六萬八
千石以給本路及江東之歙州慶曆初制置司言比

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
荆湖六路糶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
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
通運復故既而江州置轉運般倉益置漕船及傭客舟
以運制置司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民苦
官鹽估高無以為食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韓絳安
撫江南還亦極言之其後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
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總及五十
三萬而一歲之內私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於
官鹽估高故私販不止而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

字四百个
綱令鋪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如此則鹽善而估平
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溢發運司難之立肅之固
請試用其法二三年可見利害詔可立嘗論東鹽利
害條亭戶倉場漕運之弊謂愛恤亭戶使不至困窮
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使不爲掎克率斂
絕私販減官估果能行此五者歲可增緡錢一二百
萬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然自皇
祐以來屢下詔書輒及之命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
其售額外鹽者給粟帛衣糧亭戶逋歲課久不能輸
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順焉

熙寧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共領監六場十有四然
鹽價苦高私販者衆轉爲盜賊課額大失二年有萬
竒者獻言欲撲兩浙鹽而與民乃遣竒從發運使薛
向詢度利害神宗以問王安石對曰趙抃言衢州撲
鹽所收課敵兩浙路抃但見衢湖可撲不知衢鹽侵
饒信湖鹽侵廣德昇州故課可增如蘇常則難比衢
湖今宜制置煎鹽亭戶及差鹽地人戶督捕私販般
運以時嚴察抃和則鹽法自舉毋事改制五年以盧
秉權發遣兩浙提點刑獄仍專提舉鹽事秉前與著
作佐郎曾默行淮南兩浙詢究利害異時竈戶鬻鹽

與官爲市鹽場不時償其直竈戶益困乘先請儲發
運司錢及雜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
塘縣楊村場上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
稍淺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之湯村爲七分鹽
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
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温州
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爲十分蓋其分數約得鹽多
寡而爲之節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爲
最多由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鹺淋鹵十得六七鹽
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爲

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堰以東近海水鹹故雖用
竹盤而鹽色尤白乘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鬻自三
竈至十竈爲一甲而鬻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及
募酒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
得越所酤地而又嚴捕盜販者罪不至配錐杖者皆
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各五百人
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
課皆獄治王安石爲神宗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久
之乃詔兩浙提舉鹽事司諸州虧課者未得遽劾以
增虧及違法輕重分三等以聞七年以盧秉鹽課雖

增刑獄寔繁慮無辜即罪者衆徒其職淮南以江東
漕臣張靚代之且體量其事靚言秉在事越州監催
鹽償至有毋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擢
太常博士升一資歲餘三司言兩浙漕司寬弛鹽息
大虧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議措置元祐初言者論
秉推行浙西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至一萬二
千餘人秉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逋負滋廣
二年詔蠲之後更積負無以償元符初察訪使以狀
聞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鄒浩嘗極疏其害明
州鳴鶴場鹽課弗登撥隸越州宣和元州樓異爲明

州請仍舊且於接近台州給舊鹽五七萬囊詔曰明
州鹽場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鳴鶴一場隸越客始輻
湊猶有二場積鹽以百萬計未見功緒此而不圖東
欲取於越西欲取於台改令害法動搖衆情令狀析
以聞其在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
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
如臯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各給本州及淮
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江寧府宣洪袁
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
潤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復潭鼎岳鄂衛永州漢

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各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壽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天聖中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餘石以給本路及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四路舊并給兩浙路天聖七年始罷凡鹽之入置倉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鹽又置轉般倉二一於真州以受通泰楚五倉鹽一於漣水軍以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南受鹽以歸東南

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爲錢四杭秀爲錢六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咸平四年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寔多設慮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折中糧草足贍邊兵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冒寒涉遠借如荆湖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

蓋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
立之一年課額見議遂寢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緡錢
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
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鬻鹽歲損
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
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
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
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
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
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

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
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
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
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十萬以
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
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
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
利也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
知制誥丁度等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皆謂聽

字四百八十一
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益漕船運
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
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
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
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
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
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
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與之會河北穀賤三
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
錢糴二十萬石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陝東河東者

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
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
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
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蓄賈所抑鹽百八
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
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
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
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
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延聽兼給謂之對
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初天聖九年三司請推貨

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推貨務課益不登於是即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公事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皇祐中二百七十三萬治平中三百二十九萬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無賴盜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為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

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由嘉總畢恒數十百為群持甲之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終及百萬斤慶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未報即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而江西轉運司不以為便不往取後三司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詔尚書屯田員外郎施元長等會議皆

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爲不可遂止嘉祐以來或請商販廣南鹽入虔汀所過州縣收筭或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或謂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百萬斤至汀民間足鹽寇盜自息或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汀州論者不一先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傳會所屬監司及知州通判議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爲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秋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等請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

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詔用炳等策然歲增糶六十餘萬斤江西提點刑獄蔡挺制置鹽事乃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筭勿捕淮南旣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鑲挾至州迺發輸官有餘以卑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絲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炳等議所率糶鹽錢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十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

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
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之江西鹽皆團網
運致如虔州焉初荆湖亦病鹽惡且歲漕常不足治
平二年總又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網
及傭客舟載鹽以往是歲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
十三萬餘石慶曆初判戶部勾院王琪言天禧初嘗
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寢損
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治平中淮南轉運
使李復主張芻蘇頌三司度支判官韓縝相繼請減
淮南鹽價然卒不果行熙寧初江西鹽課不登三年

提點刑獄張頡言虔州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
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
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乃議稍減虔
鹽價更擇壯舟團爲十網以使臣部押後蔡挺以贛
江道險議令鹽船三歲一易仍以鹽純雜增虧爲綱
官舟人殿最鹽課遂敷盜販衰止自挺去法十廢五
六請復之便詔從之仍定歲運淮鹽十二網至虔州
及章惇察訪湖南符本路提點刑獄朱初平措置般
運廣鹽添額出賣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旣參政有
郊亶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做湖南之

法乞運廣鹽於江西即遣蹇周輔往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悖意奏言虔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廣東鹽不得輒通盜販公行淮鹽官以九錢致一斤若運廣鹽盡會其費減淮鹽一錢而其鹽更善運路無阻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一千萬斤於江西虔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詔周輔立法以聞周輔具鹽法并總目條上大率峻剝於民民被其害舊江西鹽場許民買撲周輔悉籍於官賣之遂以周輔遙領提舉江西廣東鹽事即司農寺置局四年

周輔改漕河北明年提舉常平劉誼言道途洶洶以賣鹽為患詔江東提點刑獄范岫體量未報誼坐言役法等事罷及岫奏至但以州縣違法塞詔竟無更張未幾周輔奏虔州南安軍推行鹽法方半年已收息十四萬緡自以為功詔命發運副使李琮體訪利害琮知周輔方被獎用止謂鹽法宜變通而已不敢斥言其害六年周輔為戶部侍郎復奏湖南郴州道州隣接韶連可以通運廣鹽數百萬却均舊賣淮鹽於潭衡永全邵等州並準江西廣東見法仍舉邾曹初議邾全道三州亦賣廣鹽詔委提舉常平張士澄轉

運判官陳偲措置明年士澄等具條約來上詔施行之
額利增加一方騷然于時淮西亦推行周輔鹽法發運
使蔣之奇奏立知州通判鹽事官賞罰下戶部著為
令紹聖三年發運司言淮南亭戶貧瘠官賦本錢六
十四萬緡皆倚辦諸路以故不時至民無所得錢必
舉倍稱之息欲以糴本錢十萬緡給之不足畀以憑
由即欲質於官與憑之七而蠲其息鹽本集復給其
三分憑由毀棄崇寧元年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
鹽本或闕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
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致仍嚴立

輒踰疆至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槩量不平或
支鹽失倫次者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司場務堰牒
津渡等輒加苛留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廕家貢士胥
史為賈區請鹽五議貧亭戶六鹽價大低者議增之
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以聞明年詔鹽舟力勝錢勿
輸用絕阻遏且許舟行越次取疾官綱等舟輒攔阻
者坐之遂變鈔法置買鈔所於推貨務凡以鈔至者
並以末鹽乳香茶鈔并東北一分及官告度牒雜物
等換給末鹽鈔換易五分餘以雜物而舊鈔止許易
末鹽官告仍以十分率之止聽筭三分其七分兼新

字四百八
鈔定民間買鈔之價以抑豪強以平邊糴在河北買者率百緡母得下五千東南末鹽鈔母得下十千陝西鹽鈔母得下五千五百私減者坐徒徒之罪官吏留難又鈔展限等條皆備四年又以筭請鹽價輕重不等載定六路鹽價舊價二十錢以上皆遞增以十錢四十五者如舊筭請東南末鹽頭折以金銀物帛者聽其便而亭戶貸錢舊輸息二分者蠲之五年詔筭請不貼納見錢以十分率之母過二分大觀元年乃令筭請東南末鹽貼輸及此而舊鈔如見條外更許帶日前貼輸三分鹽鈔輸四八分者帶二分五分者帶

三分後又貼輸四分者帶三分五分者帶四分而東南鹽並收見緡換請新鈔者如四分五分法貼輸其換請新鈔及見錢筭東南末鹽如不帶六等舊鈔者聽先給如止帶五等舊鈔其給鹽之叙在崇寧四年十月前所帶不貼輸舊鈔之上六等者謂貼三貼四貼五當十鈔并河北公擬免貼納錢是也時鈔法紛易公私交弊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寧以來鹽法頗許人任使用鈔請鹽般載於所指州縣販易而出賣州縣用爲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

爲官吏殿最一有循職養民不忍侵克則指爲沮法必重奏劾譴黜州縣孰不望風畏威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每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之多寡上戶歲限有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籍爲定數使依數販易以足歲額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今用爲常額寔爲害之大者又言朝廷自昔謹三路之備糧儲豐溢其術非他惟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池鹽爲陝西之備其錢並積於京師隨所積多寡給鈔於三路如河北糧草鈔

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絀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有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爲錢積於京師鈔行於三路至則給錢不復滯留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於邊郡商賈旣通物價亦平官司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遇三十邊境倉廩所在盈滿自崇寧來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之積而給鈔數倍於昔年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糴買不敷乃以銀絀見錢品搭文鈔爲糴買之直民間中糴不復會筭鈔直惟計銀絀見錢須至高

字四百八十二
權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使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
有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
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可直三千商旅
凡八東南末鹽鈔乃以見錢四分鹽引六分權貨務
惟得七十千之入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
暗有所損矣臣謂鈔法不循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可
平邊儲無由可積方今大計無急於此薛向昔講究
於嘉祐中行之未幾穀價遽損邊備有餘逮及熙豐
其法始備比年權貨務不顧鈔法屢變有誤邊計惟
冀貼納見錢專買東南鹽鈔圖增錢數以僥冒榮賞

前鈔方行而後鈔又復變易特令先次支鹽則前鈔
遂爲廢紙罔人攘利商旅怨嗟臣願明詔執政大臣
精擇能吏推明鈔法無以見行爲有妨無以既往爲
不可復如薛向之法已效於昔者可舉而行之今之
練政事通鈔法不患無人在京三庫之積皆四方郡
縣所入不患無備如以三四百萬緡椿留京師隨數
以給鈔引使鈔至給錢不復邀阻上下交信則人以
鈔引爲輕賫轉相貿易或支請多惟轉廊就給東南
末鹽鈔或度牒之類如東南末鹽鈔或度牒勅牒唯
許以鈔引就給外餘並令在京以見錢入易椿留以

為鈔引之資亦計之得者若舊出文鈔亦當體究立法量為分數支鹽償之自昔立法之難非特造始修復既廢亦為非易欲興經久之利則目前微害宜亦可畧惟詳酌可否施行之未幾張商英為相乃議變通損益復熙豐之舊令內府錢別椿一千五百萬緡餘悉移用以革錢物三等偏重之弊陝西給鈔五百萬緡江淮發運司給見錢文據或截兌上供錢三百萬緡以左司自外郎張察措置東南鹽事提舉江西常平張根管幹運淮鹽於江西罷提舉鹽香諸路鹽事各歸提刑司議定五等舊鈔商旅已換請新鈔及

見錢鈔不對帶聽先給東南末鹽諸路貨易仍下淮浙鹽場以鹽十分率之椿留五分以待支發官綱備三路商旅轉廊筭請餘五分以待筭請新鈔及見錢鈔與不帶舊鈔當先給者於是推行舊法以商旅五色舊鈔若用換請新鈔對帶方許支鹽慮伺候歲月欲給無由乃立增納之法貼三鈔許於權貨務更貼見緡七分貼四鈔更貼六分貼五當十鈔貼七分河北見錢文據貼五分筭請有司議三路鈔法如熙豐舊法全仰東南末鹽為本若許將舊鈔貼納筭請正與推行三路熙豐鈔法相戾即不令貼納筭還又鈔

無所歸議將河北見錢文擬減增納二分餘各減二分以告敕減度牒香藥雜物東南鹽筭請給償帝詔東南六路元豐年額賣鹽錢以緡計之諸路各不下數十萬自行鈔鹽漕計窘匱以江西言之和豫買欠民價不少何以副仁民愛物之意令東南諸路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政和元年詔商旅願依熙豐法轉廊者許先次用三路新鈔筭請往他所定價給賣優存兩浙亭戶額外中鹽斤增價三分已而張察均定鹽價視紹聖斤增二錢詔從其說仍斤增一錢議者謂異時鹽商於權貨務入納轉廊惟視東南諸郡積鹽

多寡鹽多則請鈔者衆所入亦倍其闕鹽地客不肯住在元豐時遠地須豫備二年或三年次遠一年至二年最近亦半年及一年謂之準備鹽而後鈔法乃通紹聖間遵用舊制廣有準備故均價之後課利增倍謂宜嚴責轉運司般運準備鹽外更及元豐準備之數則鈔法始通課利且羨亭戶煎鹽官爲買納比舊既增矣止用元豐舊價自可况用新價而有本錢復加借貸何慮不增若斤更增一錢虛費亦大詔施行之六路通置提舉鹽事官置司於揚州未幾罷議者復謂客人在京權貨務買東南未鹽者其法有二

字四百个
一曰見錢入納二曰鈔面轉廊今既許三路文鈔得以轉廊若更循舊制許以見錢入納則客旅之錢當入於權貨而不入於兼并見錢留於京師客旅走於東南詔采用焉又有謂舊法聽以物貨及官錢鈔引抵當所以扶持鈔價不大減損昨禁之非是其舊轉廊鹽鈔販至東南轉運司乃專以見錢爲務致多壅闕於是復鈔引抵當一如其舊未鹽以十分率之限以八分給未鈔二分許鬻見緡後又增見緡爲三分二年江寧府廣德軍太平州斤更增錢二宣歙饒信州斤增錢三池江州南康軍斤增錢四各以去產鹽地

遠近爲差是歲蔡京復用事大變鹽法五月罷官般賣令商旅赴場請販已般鹽並封椿商旅赴權貨務筭請先至者增支鹽以示勸前轉廊已筭鈔未支者率百緡別輸見緡三分仍用新鈔帶給舊鈔三分已筭支者所在抄數別輸帶賣如上法其筭請悉用見緡而給鹽倫次以全用見緡不帶舊鹽者爲上帶舊鹽者次之帶舊鈔者又次之三路糴買文鈔筭給七分東南未鹽者聽對見緡支筭二分東北鹽亦如之自餘文鈔毋得一例對筭復置諸路提舉官於是詔書褒美京功然商旅終以法令不信爲疑筭請者少

乃申扇搵之令增賞錢五百緡三年以商人承前先
即諸州投勾乃請鹽於場留滯罷之若請鹽大帶斤
重者官爲秤驗乃輸錢給鈔時法旣屢變蔡京更欲
巧籠商賈之利乃議措置十六條裁定買官鹽價囊
以三百斤價以十千其鬻者聽增損隨時舊加饒脚
耗並罷客鹽舊止船貯改依東北鹽用囊官袋鬻之
書印及私造貼補並如茶籠節法仍禁再用受鹽支
鹽官司折而二之受於場者官秤盤囊封納於倉者
官察視引據合同號簿囊二十則以一折驗合同通
牒給商人外東南未鹽諸場仍給鈔引號簿有欲改

指別場者並批銷號簿及鈔引仍用合同通牒報所
指處給隨鹽引即已支鹽關所指處籍記中路改指
者倣此其引繳納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踰半年限
竟鹽未全售者毀引以見鹽籍于官止聽鬻其處毋
得翻改大抵皆視茶法而多爲節目欺奪民利故以
免究盜販私剪大帶斤重爲名而專用對帶之法客
負鈔請鹽往往阨不即畀必對元數再買新鈔方聽
帶給舊鈔之半慮令之不行也嚴避免之禁申沮壞
之制重扇搵之法季輒比較務峻督責以取辦四年
以遠地商販者稀鹽倉以地遠近爲叙先給遠者繼

字四百个
令搭帶正鹽期一月不買新鈔沒官而剩鹽即沒納
五年偽造引者並依川錢引定罪六年以產鹽州軍
大商弗肯止留其用小袋住賣者聽輸錢二十給鈔
毋得輒出州界宣和二年詔六路封椿舊鹽數輸億
萬其聽商旅般販與淮浙鹽倉即今鹽鈔對筭四年
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
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為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
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寧會定鹽價買鹽折筭
酌以中價斤為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
欲囊增為十三千八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

贍盜販衰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貼輸帶賣
之今復用焉初鹽鈔法之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
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
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
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而解鹽通行地甚寬
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
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者甚衆崇寧間
蔡京始變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
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
賈不通邊儲失倚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多民

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真壤俱積矣
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
季年又變對帶為循環循環者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
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
民無貨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
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
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權貨務政和六年鹽
課通及四十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
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
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

通凡商旅筭請率尅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
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初政和再更鹽法伯
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
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御府頒索百司
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權鹽之入可謂厚矣頃
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閑未
定姦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絕弊源公私兼利
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
納乃常及四五萬貫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容鈔錢及
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

字四百个
四十一
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纔二年而所收已
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爲今
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
富國裕民之政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
于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
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
廕並處極坐微至於鹽袋煮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
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詔昨改鹽
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夕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馳
畜使良民受弊比屋秋心嘆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

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
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
之價裁爲十一千既又復爲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
而盜賊滋焉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
擬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時鹽盡給新鈔亦用
帶賣舊鹽立限之法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
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
限一月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剥下益上改易鈔
法甚於盜賊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
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南渡淮浙

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爲石六石爲袋輸鈔錢十八千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三年減民間蠶鹽錢四年正月

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絕乃命以先後併支焉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

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欲望遣官分路措置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爲率淮東居其二通泰楚隸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竈四百十二紹興初竈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爲鹽一百斤淳熙初亭戶得嘗試鹵水之

法竈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爲浮鹽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爲別有二十萬斤爲二十籌籌爲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脚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其鹽並舟申入官爲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又綱取鹽一袋并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爲正支文

鈔給筭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於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並為舊鈔期以一年持

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此淮浙鹽之大畧也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於鹽戶鬻鹽實賴於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

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
鹽商之無所贏利爲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征稅庶
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於今日矣從之紹定元年以
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朔立鹽竈端
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
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
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
額收買散鹽爲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淳祐元年
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嘉
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

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望付有司集議孰爲
可行孰爲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
之五年申嚴私販苛征之禁寶祐元年都省言行在
權貨務都茶場上本務場淳祐十二年收趨到茶鹽
等錢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三十三貫
有奇比今新額四千萬貫增一倍以上合視淳祐九
年十年十一年例倍償之以勵其後有旨依所上推
賞四年五月以行在務場比新額增九千一百七十
三萬五千九百一十二貫有奇本務場并三省戶部
大府寺交引庫凡通管三務場職事之人視例推賞

後以爲常十有二月殿中侍御史朱熠言近者課額頓虧日甚一日姑以真州分司言之見虧二千餘萬皆由臺閩及諸軍帥興販規利之由於是復申嚴私販之禁五年朱熠復言鹽之爲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

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爲浮鹽計邪是以貪墨無耻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藉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旣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爲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爲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有旨從之

卷第一百三十五

志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史一百八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陳旼等奉

勅修

食貨下五

鹽下
茶上

其在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以給本路天聖以來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熙寧十年有廖恩者起為盜聚黨掠州郡恩既平御史中丞鄧潤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亘數千里無賴姦民比他路為多大抵盜販鹽耳恩平遂不為備安知無躡恩之跡而起者乃詔福

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劍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苦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盜多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頗減建劍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為鋪戶官給券定月所賣從官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立法若盜販知情囊橐之者不以赦原三犯杖編管隣州已編管復犯者杖配犯處本城皆行之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而鹽官數外售者不預焉元豐二年提舉鹽事賈青請自諸州改法酌三年

之中數立額又請捕盜官獲私鹽多者論賞不限常法三年青上所部賣鹽官吏歲課比舊額增羨詔曰周輔承命創法青相繼奉行期年有成課增盜止東南賴之時周輔已擢三司副使監司已次被賞者凡二十人哲宗即位御史中丞黃履奏福建多以鹽抑民詔去歲先帝已立分遣御史郎官察舉鹽司之法福建遣御史黃降江西遣御史陳次升按之繼又以命吏部郎中張汝賢併察舉周輔所立鹽法降言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率餘隨均定鹽額亦當五倍而實減半焉昨王子

京奏立產鹽法失於詳究遂槩以額增多寡之間遼遠絕殊遠民又無以伸詔付汝賢明年按察司盡以所察事狀聞於是福建轉運副使賈青王子京皆坐培克謫監湖廣鹽酒稅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議江西鹽法培克誕謾削職知和州郊亶坐倡議運廣鹽江西張士澄坐附會推行周輔之法肆志抑擾並黜官閩清縣尹徐壽獨用鹽法初行能守官不撓民以故不多受課言於朝加賞焉汝賢請定福建產賣鹽額詔從其請凡抑民爲鹽戶及願返不爲行者以徒一年坐之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罪已而殿中

侍御史呂陶奏朝廷以福建江西湖南等路鹽法之弊流毒生靈遣使按視譴黜聚斂之吏以慰困窮之民天下皆知公議之不可廢也然湖南江西運賣廣鹽添額之害京東河北榷鹽皆章惇所倡願付有司根治其罪使賊民罔上之臣少知所畏監察御史孫升繼言江西湖南鹽法之害兩路之民殘虐塗炭甚於兵火獨提舉官劉誼乃能上言極其利害誼坐奪官勒停詔復誼官起守韶州崇寧以後蔡京用事鹽法屢變獨福建鹽於政和初斤增錢七用熙寧法聽商人轉廊筭請依六路所筭末鹽錢每百千留十之

一輸請鹽處為鹽本錢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
 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
 罷舊法聞之上四州建劔汀邵行官賣鹽法聞之下
 四州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輸也官賣之法既革產
 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
 故當時轉運提舉司請上四州依上法下四州且令
 從舊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
 在所推貨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為二十二萬緡二十
 七年常平提舉張汝楫復申明鈔法上以問宰執陳
 誠之奏曰建劔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賣鹽

猶不能革若使民自賣其能免私販乎私販既多鈔
 額必虧上曰中間曾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
 已行之矣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文淳熙五年
 詔泰寧尤溪兩縣計產買鹽之令更不施行八年福
 建市舶陳峴言福建自元豐二年轉運使王子京建
 運鹽之法不免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
 鈔法獨福建膺運鹽之害紹興初趙不已嘗措置鈔
 法而終不可行者蓋漕司則籍鹽綱為增鹽錢州縣
 則籍鹽綱以為歲計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糜費錢胥
 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

也鈔法未成倫序而綱運遽罷百姓率無食鹽故漕運乘此以為不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興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於是詔峴措置峴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為五等造大小鈔給買仍預措置賣鈔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九年正月以福建鹽自來運賣近為鈔法敷擾害民於是詔福建轉運司諸州鹽綱依舊官般官賣三月詔轉運傳自得揚由義廉察官賣鹽未便者措置以聞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撫制置趙汝愚言汀州民貧而官鹽抑配

視他州尤甚乞以汀州為客鈔事下提舉應孟明及汀州守臣議孟明等言上四州軍有去產鹽之地甚邇者官不賣鹽則私禁不嚴民食私鹽則客鈔不售既無翻鈔之地則客賣銷折所以鈔法屢行而屢罷四川闊遠猶不可翻鈔汀州將何所往故鈔法雖良不可行於汀州惟裁減本州并諸縣合輸內錢而嚴科鹽之禁庶幾汀民有瘳矣復下轉運趙彥操等措置裁減以歲運二百萬四千斤會之總減三萬九千三十八緡有奇又免其分隸諸司則汀州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奇所

補州用又在外蓋上四州財賦絕少所恃者官賣鹽耳又瀕海諸郡計產輸錢官給之鹽以供食其後遂為常賦而民不復請鹽矣此又下四州產鹽之弊也寧宗嘉定六年臣僚嘗極言之於是下轉運司將福之下四州軍凡二十文產以下合輸鹽五斤之家盡免其折戶產錢僅及二十文者不輸鹽錢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成大言福建州縣半係瀕海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乃其職也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劍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鑑以助用近來越

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邑既為漕司措辦課鹽今又增提舉司之額其勢必盡敷於民殆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庶幾事權歸一民瘼少蘇矣從之景定元年九月明堂赦曰福建上四州縣倚鹽為課其間有招趁失時月解拖欠其欠在寶祐五年以前者並與除放尚敢違法計口科抑者監司按劾以聞三年臣僚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官吏宗子官兵支遣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權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初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

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撓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趨辦不免敷及民戶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建寧府南劍州汀州邵武軍依此施行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以給本州及容白欽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又高竇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各鬻以給本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

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其地荒阻賣鹽不售類抑配衙前前後官此者或擅增鹽數煎鹽戶力不給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約所賣數定為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逋鹽稅其縣令監官雖已代並住奉勒催湏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為鹽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如之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然廣東俗富猶可通商廣西地廣

莫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自東廣而出乘大水無灘磧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磧其勢甚難建炎末鬻鈔未幾復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紹興元年三月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息錢三萬餘緡十有二月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

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二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用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九年罷廣東官賣行客鈔法以其錢助鄂兵之費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漕錢二十萬且廣西之鹽乃漕司出賣自乾道元年因曾連請併歸廣東於是度支唐琢言廣西鹽引錢欠幾八千萬緡緣向來二廣鹽事分東西兩司而西路鹽常為東路所侵昔廣西自作一司故鹽不至於虧減今既罷西司併入東路則廣東之鹽無復禁止廣西坐失一路所入故

有是命既而宰執進蔣希之奏鹽利舊屬漕司給諸州歲自賣鈔鹽之後漕司遂以苗米高價折錢今朝廷更不降鹽鈔只今漕司認發歲額則漕司自獲鹽息折米招糴之弊皆去矣九年詔廣州復行官般官賣法淳熙三年詔廣西轉運司歲收官鹽息錢三分撥諸州七分充漕計從經略張栻請也栻去而漕臣趙公澣增鹽直斤百錢為百六十欽州歲賣鹽千斛而五增之六年侍御史江溥以為言上黜公澣詔閩廣賣鹽自有舊額定直自今毋得擅增九年詔遣浙西撫幹胡廷直訪求利害與帥漕提舉詳議以聞使

還尋以廷直提舉廣東同措置廣西鹽事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艱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轉而自鬻又為民疾朕為之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必胥動以浮言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顧撓而壞之可乎自今如或有此必寘之法於是命詹儀之知靜江府併廣東西鹽事為一司其兩路賣鹽歲以十六萬五千籬為額儀之等言兩路鹽且以十萬籬為額俟三數年視其增虧乃增其額所有

四百一十
客鈔東西路通貨錢與免以便商販十六年經略應
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
於民其害有甚於官般詔孟明朱晞顏與提舉廣南
鹽事王先祖從長措置經久利便毋致再有科抑之
弊寶慶元年以廣州安撫司水軍大為興販罷其統
領尹椿統轄黃受各降一官鬻贖為鹽向并州永利
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
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
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永利東西兩鹽東隸
并州西隸汾州籍州民之有鹹土者為鑛戶戶歲輸

鹽於官謂之課鹽餘則官以錢售之謂之中賣鹽法
亦與海鹽同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
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
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
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人輦鹽過河西麟府州濁輪
砦貿易官為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
監鬻鹽三年皇祐中又擁罷西監鬻鹽俟鹽少復故
時議者請募商人入芻粟麟府州火山軍予券償以
鹽從之既而芻粟虛估高券直千錢為鹽商所抑總
售錢四百有餘而出官鹽五十斤蠹耗縣官或請罷

入芻粟第令入實錢轉運司議以為非便而止大抵
 嫌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鑄戶破產不能足其課至
 和初韓琦請戶滿三歲地利盡得自言摘他戶代之
 明年又詔鑄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蠲復有差遇水
 災又聽摘他戶代役百姓便之河北陝西亦有鬻鹽
 為鹽者然其利薄明道初嘗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鹽
 場禁民鬻鹽以侵池鹽之利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
 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並邊中
 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
 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

總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總得實錢五萬
 餘緡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
 或官自運鬻於本路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
 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官自運鬻於本路元豐
 元年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
 慶曆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
 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
 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戶所賣地即鹽已運至
 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運費如是則官鹽價平而商販
 通遂行其說用安石為河東都轉運使安石請犯西

字四百个
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入
河東犯者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安石
自言治鹽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鰥地鑛戶馬城池
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
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
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剋增河東忻州馬
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
即止勿收詔從之四年陳安石坐爲河東轉運使附
會時論興置鹽井害及一路降知鄭州先是熙寧中
議收熙河蕃部包順鹽井或以爲非宜王安石謂邊

將苟自以情得之何害議者不能奪焉六年詔

代州賣鹽年額酌以中數以八十五萬斤爲額部

內多少均裁之紹聖元年河東復行官賣法崇寧三
年以河東三路鈔無定估本路尤賤害於糴買罷給
三路鈔止給見錢鈔他如河北新降鈔法四年詔河
東永利兩監土鹽仍官收見緡鬻之聽商人入納筭
請定往河東州軍罷客販東北鹽入河東者鬻井爲
鹽曰益梓夔利凡四路益州路一監九十八井歲鬻
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
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

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各以給本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其數輸課聽徃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初川峽承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糶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濬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之虞或至漂喪豪民黠吏相與為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則豪猾無以規利解以給食從之有司

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掎歛以希課最廢諸井新錢歲額外課部民鬻鹽民不習其事甚以為苦至破產不能償其數多流入他部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其舊額二萬七千六十斤如故端拱元年七月西川食鹽不足許商販階文州青白鹽峽路并鹽永康軍崖鹽勿收筭川峽諸州自李順叛後增屯兵乃募人入粟以鹽償之景德二年權三司使丁謂言川峽糧儲充足請以鹽易絲帛詔諸州軍食及二年近溪洞州三年者從其請大中祥符元年詔瀘州南井竈戶遇正至寒

食吝給假三日所收日額仍與除放三年減瀘州消井監課鹽三之一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與宋初同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十九石利州路井增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井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各以給一路夔州則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銀緡緡五分又募人入錢皆諸州即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康定元年淮南提點刑獄郭維言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

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陝西市銀以歸而官得銀復輦至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陝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峽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一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陝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鳳翔永興會西方用兵軍食不足又詔入芻粟並邊俟有備而止芻粟虛估高鹽直賤商賈利之西方既無事猶入中如故夔州轉運使蔣資以爲入中十餘年虛費夔鹽計直二十餘萬緡今陝西用池鹽之利軍儲有備請如初詔許之先是益利鹽入最薄故并

食大寧監解池鹽商賈轉販給之慶曆中令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寧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為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為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為功徃徃貽患後人時方切於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輒為蠲減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緡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緡絹一匹折錢六百至一千二百後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荆湖之歸峽二州州二井歲課二千八百二

十石亦各以給本州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十萬席侍御史周尹奏成都府路素仰東川產鹽昨轉運司商度賣陵井塲遂止東鹽及閑卓筒井失業者衆言利之臣復運解鹽道險續運甚艱成都鹽踊貴東川鹽賤驅民冒法

乞東川鹽仍入成都勿閉卓筒井罷官運解鹽詔商
 販仍舊賣解鹽依客商例禁抑配於民未幾官運解
 鹽竟罷元祐元年詔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鹽
 事右司監蘇轍劾槩觀望阿附奏不以實且言四川
 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斤為錢百二十近歲鹹泉
 減耗多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販小井白鹽
 價止七八十官司遂至抑配槩不念民朝夕食此貴
 鹽詔遂罷槩令黃廉體量以聞上封事者言有司於
 稅課外歲令井輸五十緡謂之官溪錢詔付廉悉蠲
 之詔自今溪有鹽井輸課利鹽稅外毋得更增以租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劔蓬閣巴綿漢興元府等州
 並通行東北鹽四年梓遂夔路綿漢州大寧監等鹽
 仍鬻於蜀惟禁侵解鹽地紹興二年四川總領趙開
 初變鹽法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
 法相類而嚴密過之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
 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引
 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輸等錢凡四川四千
 九百餘井歲產鹽約六千餘萬斤引法初行百斤為
 一擔又許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餘
 萬緡二十九年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孝宗淳熙六

字四百个
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推排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自陳或糾決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并今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即與剗除不敷而抱輸者即與量減共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重額七年元質又言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補不足有司務求贏餘盈者過取涸者畧減盡出私心今後凡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已減之數十一年以京西

轉運副使江溥言金州帥司置場拘買商鹽高價科賣致商旅坐困民食貴鹽詔金州依法聽商人從便買賣不得置場拘催初趙開之立推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鬻鹽輸土產稅而已然鹹脉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筭引法由是大壞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界增其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所從出由是刳縊相尋公私病之光宗紹熙三年吏部尚書趙汝愚言紹興間趙開所議鹽法諸井皆不

宋史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三
勞 幸 寫

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皆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而無相傾奪貴賤以時而為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時楊輔為總計去虛額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禁斤重之踰格者而重私販之罰鹽直於是頓昂輔又請罷利州東路安撫司所置鹽店六及津渡所收鹽錢與西路興州鹽店後總領陳曄又盡除官井所增之額焉五年戶部言潼川府鹽酒為蜀重害鹽既收其土產錢錢給賣官引又從而征之矧州縣額外收稅如買酒錢錢到岸錢榻地錢之類皆是鞫

增於是申禁成都潼川利路諸司寧宗嘉定七年詔四川鹽井專隸總所既而宣撫使安丙言防秋藉此以助軍興乃復奪之茶宋榷茶之制擇要今官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

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計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貨務鬻之茶有二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實捲模中串之唯建劍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

焙室中最為精潔他處不能造有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其出處袁饒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興國臨江軍有仙芝玉津先春綠芽之類二十六等兩浙及宣江鼎州又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出淮南歸州江南荆湖有龍溪雨前雨後之類十一等江浙又有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者買臘茶斤自二十錢至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鬻臘茶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

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
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一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十等
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
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
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
者聽計直于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
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
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
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
輒毀敗茶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造

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
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
從輕減太平興國二年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三貫以
上黥面送闕下淳化三年論直十貫以上黥面配本
州牢城巡防卒私販茶依本條加一等論凡結徒持
杖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太平興國四
年詔鬻偽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雍熙二
年民造溫桑偽茶比犯真茶計直十分論二分之罪
淳化五年有司以侵損官課言加犯私鹽一等非禁
法州縣者如太平興國詔條論決茶之爲利甚博商

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四年二月廢汧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

損直虧課為言七月復置八務罷制置使副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即望仍舊有司職出納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為江南淮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二年從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

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初商人以鹽為急趨者甚眾及禁江淮鹽又增用茶如百千又有官耗增十千場耗隨所在饒益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是年

定監買官虧額自一釐以上罰俸降差遣之制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

過當輸筭令記錄候至京師併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濟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

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筭茶及租額適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筭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

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總百六十萬貫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湏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於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有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

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於市總八千知秦州曹瑋請於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斗東量增其直計實錢給

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
 推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
 貼納茶貨詔每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時
 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
 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祇候李德明於京師市
 而較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
 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
 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待不愛虛
 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
 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八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

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
 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
 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
 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
 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
 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總
 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
 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拯之然不能亡敝天
 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
 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

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總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總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稟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

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

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
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
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
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
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
敝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
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
言其不便會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
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又遣官行
視茶積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

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
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
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敝在茶
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
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十至六萬
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
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
二百五萬餘園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
法至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
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

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諭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計直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毋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銀絹有差然論者猶不已

志卷第一百三十六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二百八十四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器監丞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官脫等奉

齋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

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售茶者與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與等議既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據計置司所上天聖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藏常闕緡錢吏兵月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之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

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然自與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敞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

詔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
 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
 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
 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
 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
 立償之錢初與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
 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
 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二年入錢
 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
 三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

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
 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徑趨東南受
 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
 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
 為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
 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
 言自與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
 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
 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
 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

官濫費自此少矣又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
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
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
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
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
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旣而詔又第損二千
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爲錢六
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是歲河北
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
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

人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
用矣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
以爲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
年推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
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
如之於是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
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
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
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
券至京師爲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

計字四百个
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
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爲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
貼爲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
平其直又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總得二千往往不售
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
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爲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
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
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爲緡
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權
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旣多所在

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
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
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
年約束乃下詔曰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
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
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
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
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自萬以賜
三司又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
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言利者請

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緡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

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緡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緡緡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

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總四百二十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總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

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爲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霄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爲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

賈贏薄販下估日皆賸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抵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

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下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

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
 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
 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權貨務
 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
 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
 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
 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
 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
 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總及
 二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

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總得子錢四十六萬
 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
 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
 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
 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
 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使議
 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
 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
 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
 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

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宰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驍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旣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

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二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趨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

之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敬意同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敬等雖言不聽也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而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

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即詔趨杞擬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爲錢三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爲錢十則折輸綿一兩爲錢二則折輸草一圍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即屬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

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祀以疾去先是祀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難敷也詔既以佐代祀未幾鹽法復難行遂罷佐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稍去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推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

川峽四路所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場司務重立法盡推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二千買之變轉不休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

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負舉劾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推茶爲民害罷爲提點湖北刑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䟽謬罪當無赦雖會赦猶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由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園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劾官吏以重

其權二人皆務浚利刻急茶場監官買茶精良及滿五千馱以及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麤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松販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帝謂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遂落權發遣以爲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之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錄李杞前勞以子珏試將作監主簿蒲宗閔更請巴州

等處產茶並用榷法五年李稷死永樂城詔以陸師
閱代之師閱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
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閱榷利尤刻於前建
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
場文獨爲通商地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
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
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
茂恂同提舉茶場至是師閱以買馬司兼領茶場茶
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令茶場都大提舉視
轉運使同管幹視轉運判官以重其任賈種民更立

茶法師閱論奏茶場與他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
李祀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
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
三十二稅息至稷加爲五十萬及師閱爲百萬元祐
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
賴以爲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
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
借保任輸入視驗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
知幾何是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
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

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上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廸李稷入蜀商度盡力掎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未至摯又言陸師閔恣爲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

先是師閔提舉榷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權震灼爲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有侵損戾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訴訟依元豐令聽他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本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榷師閔乃奏龍州仍爲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

哲宗之世其培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為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為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李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筭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承用崇寧元

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筭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寢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筭請

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樁坊場常平刺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存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

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後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箬官爲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

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錢十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措息益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捐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籠箬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

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壹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爲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割及擅賣皆坐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

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措利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華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旅疑豫茶貨不通迺重扇搖之令於時措克之吏爭以贏羨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陵轢州郡蓋莫有言者獨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批改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稅農民

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張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及方臘竊發乃詔權罷比較臘誅有司議招集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臣仍用事蠹國害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矣靖康元年詔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寧權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

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不下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偉江西朱彥博廣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脩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榷茶言利者踵相躡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麤濫當剝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

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首冠等願
 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
 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予京買臘茶抑民詔
 罷予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
 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
 尚書省言建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
 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
 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松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
 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
 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為

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
 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諸路監司州郡公
 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
 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
 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為
 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劾奏脩置水磨
 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
 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
 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
 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

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等用事首議脩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天源等河爲之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犯者未獲估價給賞並如私臘茶獲犯人法雜和茶宜棄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脩置水磨止於在

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槩錢裁元豐制更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

法五年復罷民戶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
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
茶事司爲名尋命茶塲茶事通爲一司三年復撥隸
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旅販茶起
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
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
年以課人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
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
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
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

遂初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
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
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雲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毗陵之陽羨紹興之
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
三年置行在都茶塲罷合同塲十有八惟洪江興國
潭建各置塲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
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
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

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五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榷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

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願專以會子筭請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請隆興府惟分寧縣產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窮索一鄉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茶租建寧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為亂園丁亡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銜之半

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勝截片銀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陷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錠茶料凡製作之費篚筥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但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

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筭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百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之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歲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累

字四百个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
呈蔭
刑
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息錢十六萬至紹熙
初揚輔為使遂定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場歲
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博馬物帛歲收錢二百四
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一十二萬緡隸總
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難之乾道以後歲撥止一
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為準自熙豐
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
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隆安縣園戶二稅土產兼輸
外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為額至寧宗慶元
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

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
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順三郡以市蕃
夷之馬熙寧間又置場于熙河南渡以來文黎珍叙
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盧甘蕃馬歲一至馬洮
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馬疊州蕃馬或半年或
三月一至馬皆良馬也其他諸蕃馬多驚大率皆以
互市為利宋朝曲示懷遠之恩亦以是羈縻之紹興
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碣門靈犀皆易馬場乾道
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淳熙以來為額萬二千
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字二百八

宋史志卷一百三十七

皇隆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